

尼采著作全集

第五卷



# 善恶的彼岸 论道德的谱系

〔德〕尼采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1919年10月

尼采著作全集

第五卷

善恶的彼岸  
论道德的谱系

〔德〕尼采著

赵千帆译

孙周兴校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著作全集. 第5卷, 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  
(德)尼采著;赵千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660-2

I. ①尼… II. ①尼…②赵… III. ①尼采, F. W.  
(1844~1900)—全集 IV. ①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574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尼采著作全集

第五卷

善恶的彼岸

论道德的谱系

〔德〕尼采著

赵千帆译

孙周兴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660-2

---

2015年11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 1/2

定价:42.00元

Friedrich Nietzsche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

KSA5;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azzino Montinari

2. durchgesehene Auflage 1988

©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Berlin • New York

本书根据科利/蒙提那里考订研究版《尼采著作全集》第五卷译出,并根据第十四卷补译了相应的编者注释。

## 中文版凡例

一、本书根据科利/蒙提那里编辑的 15 卷本考订研究版《尼采著作全集》(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in 15 Bänden, 简称“科利版”)第 5 卷(KSA5: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译出。

二、中文版力求严格对应于原版。凡文中出现的各式符号均予以保留。唯在标点符号上,如引号的运用,稍有变动,以合乎现代汉语的习惯用法。原版疏排体在中文版中以重点号标示。译文中保留的原版符号,需要特别说明的有:

/:表示分行。

[ ]:表示作者所删去者。

< >:表示编者对文字遗缺部分的补全。

「 」:表示作者所加者。

[—]:表示一个无法释读的词。

[— —]:表示两个无法释读的词。

[— — —]:表示三个或三个以上无法释读的词。

— — —:表示不完整的句子。

[+]:表示残缺。

三、文中注释分为“编注”和“译注”两种。“编注”是译者根据

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 14 卷第 345—382 页(对科利版第 5 卷的注解)译出的,作为当页注补入正文相应文字中,以方便读者阅读和研究。

四、科利版原版页码在中文版相应位置中被标为边码。“编注”中出现的对本书本内的文献指引,中文版以原版页码标示。由于中文版把原版单独成卷(第 14 卷)的“编注”改为当页脚注,故已没有必要标出原版为方便注释而作的行号。相应地,“编注”中出现的行号说明也予以放弃,而改为如下形式:×××××……],表明该“编注”涵盖的范围从×××××到该“编注”号码所标记之处。

五、中译者主张最大汉化的翻译原则,在译文中尽量不采用原版编注中使用的缩写和简写形式,而是把它们还原为相应的中文全称。原版编注中对尼采本人著作的文献指引(包括不同版本的文集、单行本)均以缩写形式标示,如以“JGB”表示《善恶的彼岸》,在中文版中一概还原为著作名;原版编注中对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诸卷的文献指引,中文版均以中文简写形式“科利版第××卷”的方式标示;唯原版编注中对尼采不同时期手稿和笔记的文献指引,因内容解说过于烦琐,中文版也只好采用原版的简写法,并在书后附上“尼采手稿和笔记简写表”。

##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善恶的彼岸                   | 3   |
| 序言                      | 5   |
| 第一章 论哲学家的成见(第 1—23 节)   | 9   |
| 第二章 自由的精神(第 24—44 节)    | 44  |
| 第三章 宗教人(第 45—62 节)      | 75  |
| 第四章 箴言和间奏曲(第 63—185 节)  | 99  |
| 第五章 道德的自然史(第 186—203 节) | 132 |
| 第六章 我们学者(第 204—213 节)   | 162 |
| 第七章 我们的美德(第 214—239 节)  | 189 |
| 第八章 民众与祖国(第 240—256 节)  | 225 |
| 第九章 何为高尚?(第 257—296 节)  | 260 |
| 自高山之上。终曲。               | 303 |
| 论道德的谱系                  | 311 |
| 序言                      | 313 |
| 第一篇 “善和恶”,“好和坏”         | 326 |

---

|                            |     |
|----------------------------|-----|
| 第二篇 “亏欠”、“坏良心”及与此相关者 ..... | 368 |
| 第三篇 苦修理想意味着什么? .....       | 419 |
| 科利版编后记 .....               | 509 |
| 科利版编者说明 .....              | 517 |
| 尼采手稿和笔记简写表 .....           | 520 |
| 译后记 .....                  | 523 |
| 中文版编者后记 .....              | 525 |



# 前 言

考订研究版《尼采著作全集》第5卷收入下列由尼采本人编辑的著作：

《善恶的彼岸——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1886年)。

《论道德的谱系——一本论战著作》(1887年)。

与本卷相应的是考订全集版(KGW)第6卷第二册(柏林1969年)。

本卷结尾处译出的“编后记”，是乔尔乔·科利为《善恶的彼岸》和《论道德的谱系》意大利文版所撰写的(出版于1968年，阿德菲出版社，米兰)。

马志诺·蒙提那里



## 善恶的彼岸。<sup>①</sup>

9

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

① 在1886年夏天到秋天为尚未完成的《善恶的彼岸》第二卷所写的一篇前言(后来被用于《人性的、大人性的》第二卷的前言)中,尼采对《善恶的彼岸》在其写作中所占的位置做了一次明确的描述:“它的基础,诸种想法,第一次以种种方式写下或草创的东西,乃属于我的过去:即那段诞生了‘查拉图斯特拉’的谜一样的时期:它们是同时发生的,从这一点上或许便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指点,去理解刚才提到的这部困难的作品。尤其是去理解它的产生过程:那可是颇有意思的事。当时,此类想法对我起到休养的作用,仿佛是在一次承担了无限风险和责任的唐突行动当中所做的自我审问和自我辩护:愿人们是出于一个类似目的而使用这本从这些想法中生长起来的书!或者把它当作一条重重盘匝的小径,它总是一再悄悄引向那片火山活动的危险地带,刚才提到的查拉图斯特拉福音的发源地。这部‘未来哲学的序曲’当然不是、也不应该是对查拉图斯特拉谈话的评论,也许倒是一个暂时性的术语汇编,在其中,那部书——一部在任何文献中都没有榜样、没有先例、无与伦比的书——所做的概念上和价值上的最重要更新,总算一度出现并且得命名了。”

从时间顺序看,《善恶的彼岸》中最早的部分可追溯到《快乐的科学》出版前夕,因为有一些格言是尼采从编号 M III 1 和 M III 4a 的笔记本(1881年春/秋)中补上的。“箴言和间奏”则出自编号 Z I 1 和 Z I 2 的手稿汇编,即就在查拉图斯特拉第一部(1882年秋到1882—1883年的冬季)即将写成之际,其他的格言则出自编号 M III 4b(1883年春/夏,撰写查拉图斯特拉第二部前不久)。编号 W I 1 和 W I 2 的笔记本(1884年春到秋季)中的某些笔记亦被用于《善恶的彼岸》。1885年(《查拉图斯特拉》第四部面世后)除了多项计划之外,筹划中的《人性的、大人性的》新版具有特殊的意义(尼采本想收回并销毁当时尚存书册;见1886年1月24日致加斯特的信)。这一尝试的受挫促使尼采动笔写一部新作品,即《善恶的彼岸》,1885—1886年的冬季完成了打字稿,其中所利用的除了上述的早先笔记本之外,还有1885年的笔记:编号 W I 3、W I 4、W I 5、W I 6、W I 7 以及编号 N VII 1、N VII 2、N VII 3(少部分)和编号 M p XVI 1 的散页。这段成书历史表明,《善恶的彼岸》不是从所谓的《权力意志》的素材中剥离出来的。它其实是一个准备工作,某部本该出现却并没有——至少没有作为《权力意志》——出现的书的序曲(参见第六卷注释开始部分的相关叙述)。该书于1886年5月底到8月间印出,尼采和彼得·加斯特一起读了校样(今不存)。《善恶的彼岸,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莱比锡1886年,卡·古·珊曼印刷和出版社(简写作 JGB),尼采自费出版。在前述手稿之外,还有他亲自打出的打字稿以及一个有他的记录的自用样书保存了下来。

关于题目,参看科利版第11卷,25[238,490,500];26[426];34[1];35[84];36[1,66];40[45,48];41[1]。——编注

## 序 言<sup>①</sup>

11

假如真理是一个女人——，那又怎样？这个猜疑没有根据么：所有哲学家，只要他们是教条论者<sup>②</sup>，难道不是全都不善于对付女人么？迄今为止，他们扑向真理时惯有的那种吓人的严肃和别扭的纠缠，对于占有一个娘儿们来说，难道不正是既不机灵又不得体的手段吗？当然，真理没有让自己被占有：——如今任何一种教条论都灰心丧气地站在一旁。如果它们还站得住的话！因为有人嘲笑说，它们已经倒掉了，所有教条论都倒塌在地了，甚至，所有教条论都快断气了。严肃地说，人们蛮有理由指望，哲学中的一切教条学说，尽管都曾经做出一切均已成笃定之论的庄严姿态，很可能却不过是一种高贵的幼稚和粗浅；这样的时代也许很近了，届时人们将一次又一次明白过来，要给教条论者们迄今所建造的这些崇高的、绝对的哲学家大厦打上基石，所需者其实无非是什么——只要

---

① 《序言》参看科利版第 11 卷，35[35]；38[3]。——编注

② “教条论者”(Dogmatiker)又可译为“教义学者”；所谓“教条论”(Dogmatik)本指神学之一科，对宗教信条的系统总结，通译当为“教义学”，在这个意义上又可用于一般科学，如法律教义学(Rechtsdogmatik)是对法条法典的系统整理。在哲学中，康德曾用来指从先天原则出发下论断的做法(或译为“独断论的”)，将之与“教条主义”(Dogmatismus，即未经批判的独断论)区分开来(《纯粹理性批判》B xxxv)。尼采讥讽“教义学者”，但又不是在“教条主义者”或“独断论者”的意义上，姑且译为“教条论者”。——译注

随便哪一种从远古时代传下来的民众迷信(如对灵魂的迷信,至今它仍然以对主体的迷信和对自我的迷信的形式为害不止),也许是

12 随便哪一种言语游戏,一种语法上的诱导,或者是对那些非常狭隘、非常人性且太人性的事实所做的某种鲁莽的普遍概括。但愿,教条论哲学只是一个绵延千载的许诺,就像更早些时候的占星术,花费在这项术业上的劳动、金钱、锐识和耐心,可能比迄今花费在任何一门实际科学上的都要多:——亚洲和埃及的建筑艺术的伟大风格可归功于占星术及其“超出大地之上”<sup>①</sup>的希求。看来,一切伟大事物,为了将自己载入人类心灵以求永恒,首先必须化身为庞大而令人惊怖的怪相以超出大地之上:此类怪相之一就是教条论哲学,例如亚洲的吠檀多<sup>②</sup>学说,欧洲的柏拉图主义。即使我们对教条论哲学不无感激,也确实必须承认,迄今为止,一切谬误中最恶劣、最乏味和最危险者,乃是一个教条论的谬误,即柏拉图对纯粹精神和自在之善<sup>③</sup>的发明<sup>④</sup>。不过,从今而后,当这个谬误被克服,当欧洲从这场梦魇下缓过气来,得以享受一次至少更加健康的——睡眠之际,我们(保持清醒本身即是我们的使命)将是反对这一谬误的斗争所培育壮大的全部力量的后裔。确实,像柏拉图那样去谈论精神和善,就意味着颠倒真相,意味着自己拒绝所透视

① “超出大地之上”(überirdisch):此为直译,通译为“超凡的、非尘世的”。——译注

② “吠檀多”(Vedanta):或译“吠檀多”,由《奥义书》而来的婆罗门教学说。——译注

③ “自在之善”,又可译为“善自身”,与“自在之书”(第52节)、“自在之道德”(第202节)、“自在之女人”(第231节)一样,系对康德“自在之物”的戏仿。——译注

④ 此处“Erfindung”(发明)的动词为 erfinden,又有“杜撰、虚构”的义项,亦此处尼采之意。下文有时尼采会将之与“发现”(finden)对举,故译为“发明”。——译注

到的东西，这一切生命的基本条件；人们甚至大可以像医生那样问道：“柏拉图，这个古代所生的最好的材质，是怎么患上这种病的？他确是被邪恶的苏格拉底败坏的吗？莫非苏格拉底确是败坏青年的人？莫非他该吞那杯毒酒？”——而这场反对柏拉图的斗争，或者说得更好理解一些，让“民众”<sup>①</sup>听得懂——因为基督教就是民众的柏拉图主义<sup>②</sup>——这场反对基督教义及教会的千年压迫的斗争，已经在欧洲造成了一场壮观的精神紧张，大地上似乎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紧张：从今以后，用这样一张拉紧的弓，人们可以射向最远的目标了。诚然，欧洲的人类将这个紧张感受为窘境<sup>③</sup>；而且人们已经两次大规模地尝试过放松这张弓了，一次是通过耶稣会，第二次是通过民主启蒙：——后者实际上是借着出版自由和报刊阅读的帮助，让精神不再容易把自己感受为“窘迫”！（德意志人还是有些发明天分的——向他们致敬！可是他们又把它抵消掉了——他们发明了印刷机。）但是我们，我们既不是耶稣会士，也不是民主派，甚至做德意志人也还不满足，我们这些好欧洲人，这些自由的、非常自由的精神，——我们还拥有它，拥有精神的十足窘

① “民众”(Volk)通译为“人民”或“民族”。起源当与 viel(众)相关，指不处于领导地位的大多数人(或近于先秦所谓“国人”、“万民”)，此亦尼采的主要用法；“人民”或“民族”含义经浪漫派提倡至尼采作此书时已大为通行，尼采显然是在赋予它以不合时宜的贬义。且民族观念之兴起在欧洲意味着贵胄与民众区别的消失，这一过程恰恰表现在 Volk 一词的转义中，此亦尼采所究心者。为译文一致起见，一律译作“民众”。该词与“民族”(Nation)、“种族”(Rasse)的区别可参看第 251 节尼采的用法，其近一般所谓“民族”的用法，可参看第 268 节。——译注

② 民众的柏拉图主义]据付印稿：“群氓化了的柏拉图主义”。——编注

③ “窘境”(Nothstand)亦有“紧急状态”之义。与下文的“窘迫”(Noth)和后面常出现的“nötig”(在此语境下译为“迫切需要”，通译“亟需”“必需”)和“Nötwendigkeit”(必然性)同根。——译注

迫和精神之弓的十足紧张！可能也还拥有箭，拥有使命，谁知道呢？拥有那个目标<sup>①</sup>……

塞尔斯-马利亚，上恩加丁山谷

1885年6月

---

<sup>①</sup> 但是我们……]付印稿：例如帕斯卡尔就将之感受为一种“窘迫”：这个现代最深刻的人从他可怕的紧张中发明了那种杀人的笑，他以此对当时的耶稣会士笑得要死。也许他只要有个健康的身体并再多活个十年——或者，说得道德些，只要有一片南方的天空，而非皇港上空的乌云——便可以对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笑得要死了。——编注[译按：“皇港”(Port-Royal)指“德·尚普皇港修道院”(Port-Royal des Chamns Abbey)，又译为“波罗雅尔修道院”，“卜尔·胡瓦亚勒修道院”，创建于13世纪，17世纪帕斯卡尔主持讲坛时臻于极盛，为启蒙早期思想重镇，颇为教廷所忌，18世纪遂被当局关闭。]



## 第一章 论哲学家的成见

15

1<sup>①</sup>

求真理的意志，这个还在诱使我们做些冒险的意志，这个著名的、迄今所有哲学家都恭敬地谈到过的真诚：就是这个求真理的意志，已经给我们摆出了怎样一些问题啊！多么奇妙、严重而值得一问的问题！这已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了，——可又真像是才刚刚开始？如果最终我们突然变得不信任，没耐心，不耐烦地掉头而去，从斯芬克斯那里，我们学着也在我们这方面去提问，这有什么

---

① 准备稿(笔记本 W I 7 中的第一稿):对真理的热望没有将我引向那些不加思索的道路,它时时向我提醒那个在所有问题中最值得一问的问题:在对这一热切想望的隐蔽原因的追问面前,我曾逗留得最久,最终我却停留在对那个热望的价值的追问。真诚问题出现在我面前:人们可曾相信,据我看来,它仿佛是第一次被提出来、被看到、被冒险一问的?另一处准备稿(笔记本 W I 5):*Alea jacta est*[骰子已经掷下]。——这个将要诱使我做些冒险的“求真理的意志”——它向我摆出了多么少见的问题啊!,多么严重的、值得一问的问题!最终我不信任地转过身去,在这个斯芬克斯面前学习从自己这里发问,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这里究竟是谁在向我提问呢?!]多么严重的、值得一问的问题!这已有一段很长的历史了;我最终变得对它不信任,没耐心,不耐烦地转过身去;我在这个斯芬克斯面前学习从自己这里也提个问题: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究竟是谁在这里向我提问呢?在我这里究竟是什么“对真理”有“意愿”呢?。——编注